



相、金钱、房子、健康、性格等。他们习惯地归结为一个原因——没有眼缘。虽然配对成功率并不高，但他们依然勇于表达和追求爱情，面对身体机能和容貌逐渐衰老的无奈和痛楚，他们缄默隐忍，戴上假发，认真打扮，努力热爱生活，守住老去生命的尊严和体面。

在宜家相亲角，热闹的聚集只是一群人的庞大孤独。老人试图抓住逝去的时间，完成对自己的一种和解。而在孤独之下，我们还看见了人间百态，以及无法言说的隐秘情愫。

他走后，我不再笑了

可能你无法想象，相亲的仪式感从漕溪路地铁站就开始了。

周四是相亲角约定俗成的日子，除了周二，大批老年人从上海各区甚至江浙沪周边，前往这座“异托邦”。早上太阳热烈地照射着，出了漕溪路地铁站，陈阿姨疾步走向宜家家居的方向，手里的黄色环保袋跟随脚步前后摆动。红灯亮起，陈阿姨捋了捋额前的白头发丝，理了理衣领，高分贝的车流噪声中，听到陈阿姨扯着嗓子喊：“我在宜家餐厅等你哦。”

五年前，陈阿姨的丈夫因病去世，宜家相亲角成为了她排遣寂寞的“自留地”。电话里的爷叔正是陈阿姨看中的人。相遇那天，陈阿姨哭得“梨花带雨”，封闭的内心被爷叔一点点打开，但让陈阿姨放下戒备，重新开始的理由，是更为现实的物质条件。爷叔71岁，年龄、外表，退休养老金和房子，全都符合陈阿姨的要求。

上午十点钟，宜家餐厅有些冷清，餐厅700多个位置空了大多数。陈阿姨找到一个靠窗位置坐下，戴上老花镜安静等着。

“依不来啦。”陈阿姨挂了电话，有些失落，爷叔失约了，这是第三次。爷叔上周出去旅游，陈阿姨没有跟去，中间拨过去，视频被挂断，陈阿姨猜测爷叔八成有伴儿了，要继续走下去不太可能。

这是一次失败的相亲。常来宜家餐厅的人都知道，在这里找对象是顶难的事。老年人的相亲是迅速果断的，在门当户对之上，陪伴远大过爱情。午餐时间一过，人们从上海四面八方汇聚过来。阿姨们流行穿肉色丝袜、黑色小皮鞋，戴着礼帽，时不时对着手机自拍一张；爷叔们则是衬衫，最上面那颗纽扣都系得规规矩矩。

也有些人不是来找老伴的，植物角边上凳子坐着一位92岁

的老太太，每周四老太太从浦东坐公交，花费1小时来到餐厅，只是默默坐在角落看人头攒动；旁边自称姐妹的开朗说笑的阿姨，从塑料袋里掏出一些瓜子给老太太吃，两人自打餐厅认识，至今有四五年之久了。“为什么要找老伴呢，这里凉快舒服，聊聊天开心就好。”

格格不入的还有65岁的曲美枝，每次来都是各式花色衬衫，搭配皱皱的黑色裤子，她从不特意打扮。曲美枝手里拎着一个皱巴巴的手提包，除了放着一些必需品，还随身携带丈夫的照片。“他是大学教授，很帅气，又有才。跟着他，我幸福了大半辈子。”曲美枝是贵州人，只有高中文化，但上海高知的丈夫唯独偏爱她，不顾家人反对，非她不娶。

傍晚，炊烟升腾，丈夫缓缓拉着小提琴，曲美枝开心地伴舞，孩子们在旁嬉闹玩耍。曲美枝时常想起这个画面。2021年，曲美枝的丈夫罹患肺癌，化疗不到半年就撒手人寰。三年了，曲美枝再也没有笑过。下午三点，一位端着保温杯前来搭讪的爷叔问：“老妹，聊一聊吗？我退休金很高的。”曲美枝眼都不抬一下，摆手拒绝了。

“像谈合同一样的，大家想的南辕北辙，怎么可能走在一起呢？”曲美枝活得通透，她明白老年人的爱情并不纯粹，相亲角里年纪大的男人，就想找一个免费保姆，女的还像十八岁时想的一样，需要男人提供情绪价值。问题是就算找到伴儿，或者再契合的灵魂伴侣也不会结婚的，毕竟婚姻的法律效力背后涉及复杂的财产问题：“结婚了以后，如果要分开，房子算谁的，钱又怎么分？”

张口就要50万元彩礼

在宜家相亲角待上一会，你就会发现，这里已经形成了固定的人脉圈，甚至固定的座位。哪几个爷叔坐在一起喝喝茶，哪几个阿姨们的下午茶聊天聚会吃什么，都如上班打卡一般按部就班。表面上看，来这里常驻的都是顶有钱的老年人。亮闪闪的配饰，诸如金项链、腰间玉佩、锃亮的墨镜，都可以最快立住有钱人设。

午餐时间到了，李培义推着餐车招呼着一旁打扮靓丽的阿姨，“咖喱饭依吃哦？”74岁的李培义在相亲角上了五年“班”，他指了指手腕上的大金表，又扶了扶墨镜，得意地说“酷不酷？”李培义超级自信，自称“韩系帅哥”，退休金8000元，还有一